

教育

EDUCATION

他的名字Dr. Tin Tun，听起来就像个外籍人士，没错，他是缅甸人，来自中国广东省的第二代华侨。不谙中文的他，却有一个非常具有责任的名字——何培德。

虽然来自一个贫穷家庭，但从名字就可看出父母对这个孩子的期望。所以，尽管家里信奉佛教，但重视教育的父母依然把他送到仰光（Yangon）的基督学校受教育，那是当地唯一以英语教学的学校。

Dr. Tin Tun的父母受教育不高，却坚持要培育孩子，要他们得到最好的教育。他们认为受英文教育才能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加上，当时的他生长在专业工作不多的年代和国家，那时的孩子都以当医生和工程师为目标。实际上，考取医生执照的成功率，只是50%到70%之间。

还有，当时缅甸的医疗资源非常有限，却有着大量热带病例和许多病人。

当医生不仅没有高薪厚禄，反而得面对大量工作和愁眉苦脸的病患……

但Dr. Tin Tun并不以为苦，反而更坚定他要行医救人的慈悲心。从以前到现在，他一直相信医生是异常人性化的行业，是以济世人为目标的工作。

约三年前，从欧美回流亚洲的Dr. Tin Tun，在吉隆坡思特雅国际大学医学院授课。他相信，教育能传承的不只是知识，而是愿意帮助他人的慈悲心和医者精神。

◆报导：陈艾琳／曾素音>>D7

我要帮助其他人

关伟明家人是动力——D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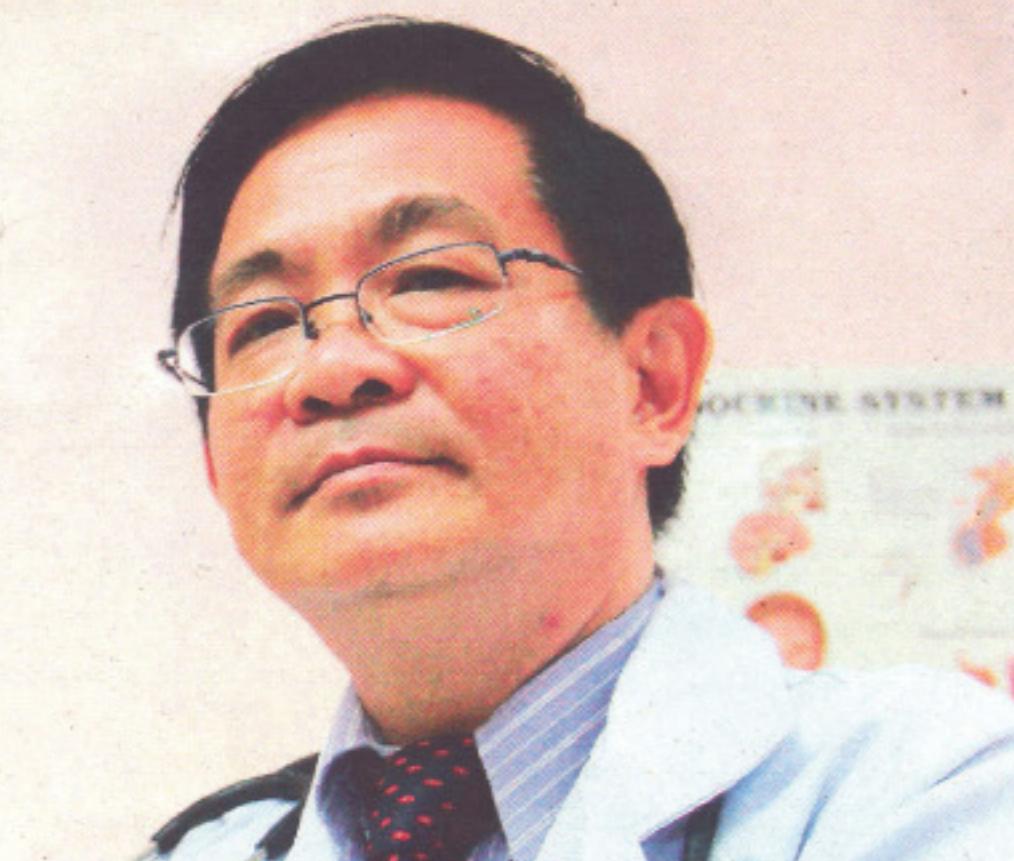
全中辩设败部踢馆——D5

如果问你“为什么要当医生”时，你的答案是什么？

Dr. Tin Tun的答案是：“我要帮助其他人。”

其实，这也是他行医30年的信念。

他希望报读医药系的学生，也能怀有这基本的观念。



1

翻阅Dr. Tin Tun（何培德）的履历，就好像在看一部纪录片。唯一不同的是，30年的行医经历，不仅有真实的血和泪，更见证了一名对生死感到好奇的孩子，是怎么一步步踏上这个济世行业……

学 校假期结束后，8岁的Tin Tun重新拿起书包回到课堂。同学们有好一段时间没见他了，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玩得开心吗？新学期的功课会不会很多又很难呢？……这应该是一般孩子在开课前会讨论的话题。当时的Tin Tun可能也一样既兴奋又担忧吧！

上课钟声响了，他旁边的座位仍然空着……事实上，他邻座的同学是永远不会来了——在假期的某一天，这位同学在游泳时意外溺水身亡了。

这对Tin Tun打击不小。邻座同学的身影还那么清晰，但假期后，怎么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呢？

他很难过的想：同学为什么会溺水死去？为什么没有人能救他？

加上当时亲友因老而相继去世，但他和其他人却仍活著。他就开始想：“人为什么而生？又为什么会死？”……

有太多生死的问题，一直在心里回荡却没有答案，跟著他一起成长了。

因此，16岁那年，原本想当工程师的他，把志愿改成医生。他决定，要通过学医找出答案……

迄今，Dr. Tin Tun在行医路上走了30年。对医疗和研究工作一直保有同样热忱。虽然，在病患（特别是年幼孩童）逝世时，他依然会难过，但也是他继续在医学研究往前跨步的动力。他要找出更多有效的医疗方法救治他们。

他知道生命总有结束的一天。但在病患饱受疾病折磨时，医生可以帮助减轻痛苦，甚至可能在病发前就找出预防方法。

“当医生可以救很多生命！”这就是他找到的答案，也是他希望能传授给学生的医者精神。

在若开邦行医的日子，对Dr. Tin Tun有著非常重大的意义。他很喜歡那地方，也特别喜欢做一些可以帶到人的事。

那时的医疗费虽然得到政府资助，但对这么多病人来说，只是沧海一粟。所以，他有机会到仰光时，一定会自掏腰包，以全部薪水买下所需药品带回去。那时，他的薪水每个月只不过是一美元。

“其实，住在那裡根本不用花钱。我所治疗的村民都很贫穷，他们付不起钱，只能抱来一串串香蕉和一粒粒的西瓜表示感谢。有时他们会给我煮好的菜肴，甚至带来鸡肉。”

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虽然没被著白袍，就像当地居民穿著短裤，但大家都知道他是医生，也非常尊敬他，甚至合力为他建筑了一间大房子。

不幸的是，身为医生的他也逃不过疟疾的袭击。这种攻击超强的疟原虫在进入血液后，会严重损害大脑，甚至致命。

同为患者的人，当时亲身体验了疾病的痛苦和折磨。

治愈后，他开始认真思考，医生是不是可以早点诊断甚至根治可怕的热带疾病和癌症，以挽救生命？

这份疑惑和期盼，促使他在两年后再次回到曼德勒（Mandalay）修读硕士课程，以深入钻研生物化学和了解疫病的细节。

“我觉得自己的知识是那么少，所以希望不断进修，若有机会就要尽量吸取更多经验，才可以救助更多病患。”

1977年，完成学士课程后的Dr. Tin Tun，为了减轻父母负担，放弃了前往英国留学而留在缅甸国内任职。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这个决定掀开了他在医学界的精彩旅程……

当年24岁的他，第一份工作就被派往偏远西部靠山的山区若开邦（Rakhine）当医生。

在那小地方，没有铺好的路或电灯。他步行了6个小时才到达工作的地点，不是一家医院，只是一间小茅屋。让人吃惊的是，他是那里第一位也是唯一的驻地医生，负责5万居民的健康，孤身与可怕的热带疾病抗战。

诊所里只有基本的普通成药，加上地段偏远，许多居民们必须步行3个小时，或乘船两个小时才能抵达。种种限制令人惊心，他该怎么办呢？

令他难忘的是，在他抵达的第一晚，就有人敲门求医。门外站著一个人。一看到他就说：“医生，救我！有人在我头上砍了一刀。”

他看到不知姓名者的头上流著血，脑浆也流出来了，但还未不及说什么，那人就倒在他面前死去……

纵然如此，那恐怖经历并没让他却步，反而认真思考，该怎么做才能真正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

“那时的工作忙得没天没夜，有时只能睡三、四小时。我的责任是尽全力救人。有的人会痊愈，有的人却因为囿于传统思想，或路途遥远，导致太迟就医而断送生命。”

因此，当时的他发动了募款活动，以改善当地医疗设施。庆幸的是，通过村民捐助和政府的部分资助，终于成功设立了一间拥有50个病床的小型医院，以及一些基本的手术设施。在护士加入后，更有三四位助产妇从旁协助，一团六人就这样开始了为村民服务的日子。

如果让我选，我还是选择行医！

~~Dr. Tin Tun

Dr. Tin Tun 小档案

- 日本京都大学医学博士（分子医学兼肿瘤学）
- 曾在缅甸、日本、美国等大学任教
- 目前为思特雅国际大学医学院副教授；研究与学术活动委员会主席

不断进修才能救病患……

在若开邦行医的日子，对Dr. Tin Tun有著非常重大的意义。他很喜歡那地方，也特别喜欢做一些可以帶到人的事。

那时的医疗费虽然得到政府资助，但对这么多病人来说，只是沧海一粟。所以，他有机会到仰光时，一定会自掏腰包，以全部薪水买下所需药品带回去。那时，他的薪水每个月只不过是一美元。

“其实，住在那裡根本不用花钱。我所治疗的村民都很贫穷，他们付不起钱，只能抱来一串串香蕉和一粒粒的西瓜表示感谢。有时他们会给我煮好的菜肴，甚至带来鸡肉。”

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虽然没被著白袍，就像当地居民穿著短裤，但大家都知道他是医生，也非常尊敬他，甚至合力为他建筑了一间大房子。

不幸的是，身为医生的他也逃不过疟疾的袭击。这种攻击超强的疟原虫在进入血液后，会严重损害大脑，甚至致命。

同为患者的人，当时亲身体验了疾病的痛苦和折磨。

治愈后，他开始认真思考，医生是不是可以早点诊断甚至根治可怕的热带疾病和癌症，以挽救生命？

这份疑惑和期盼，促使他在两年后再次回到曼德勒（Mandalay）修读硕士课程，以深入钻研生物化学和了解疫病的细节。

“我觉得自己的知识是那么少，所以希望不断进修，若有机会就要尽量吸取更多经验，才可以救助更多病患。”

赴日研究扬名国际……

是日本武士，已经具备发扬医药科，并惠及众生的资格。

在日本所获得的成就，让他在日本国际留名，事业也更上一层楼。紧接着，Dr. Tin Tun 承接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中心（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博士后研究一职，并在美国阿拉巴马伯明翰大学华伦斯肿瘤研究所的综合癌症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Alabama at Birmingham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工作。

在美国5年期间，他曾在美国纽约凯德琳癌症纪念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参与分子医学的多项研究工作。

在日本进行研究和担任讲师期间，他曾在国际科学同行评议期刊发表4篇论文，论文被转载的次数超过150次。

这些经验让他获得了英国皇家学会博士后研究员（Royal Society London postdoctoral fellowship）的荣誉，成为首个获得这项荣誉的缅甸籍医生。

他指出，当一名医生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如果才是真正喜欢这行业的话，在面对困难和问题时，就会想尽办法解决。相反的，若在见血或是见到伤者时会恐惧，那要怎么当医生呢？

因此，他指导学生除了要掌握医药知识外，更希望他们能有慈悲心和同理心，并秉持对医学钻研的热忱，才能在医学界有所突破。

目前，Dr. Tin Tun仍活跃于英国牛津大学、日本分子生物和分子医学协会及缅甸医学公会。然而，他更希望把先进的知识和经验带回亚洲，让亚洲人受益。

他回到缅甸推介分子医学，并在当地进行了50场座谈会。最后，他在备受推崇下任职总执行长，并协助卫生部和私人医学设立和领导分子诊断中心。2005年9月，他应邀到大马思特雅国际大学学院授課。

“那是我第一次来大马。我认为亚洲有两个国家的发展是急速的，即大马和新加坡。我的故乡靠近大自然山水，所以我也比较喜欢大马的环境。它的气候、食物，还有常青树木，和多元种族的和谐生活，是我一直想要学习的。”

目前，Dr. Tin Tun也是思特雅医学院研究与学术活动委员会主席。他希望思特雅的研究工作室能有朝一日壮大起来，以便带领该大学的硕士班和博士班跟随他的步伐，向日本等国争取拨款，并与世界级的教授交流和共同研究。

他说：“未来医学将着重于疾病初期的诊断和预防，而不是治疗。若可以在病发初期，或更早前发现病毒，许多病症（包括癌症）的痊愈机会非常高。”“因此医学系的学生，一定要不断提升自己，追上发展迅速的医学界步伐。”



想要当医生，除了必须符合学术资格外，还必须具备什么条件？

“他们必须在救助众生时表现‘自然’，意思是说，必须具备人性本能。动物之间尚且会相亲相爱，我们作为高智慧的人类，更要懂得互相帮助和爱护。”

“在治疗时不要把对象当纯粹的病人，他们也是普通人，要学会安抚和照顾他们。如果他们信任你，就可以减轻他们心理上的许多问题。这是医生必须懂得怎么解决的。”

在招生面试时，Dr. Tin Tun常会问学生为什么要修读医学系？

“基本的答复是他们想要帮助别人。若你有帮助别人的心，才可以当一名好医生。人可以爱自己，但不可以自私，医生是要救助别人的，自私的话就不适合这行业。”

“同样的，若只为了金钱或名望，而没有救助别人的心，那你对这行业的热忱很快就消失，事业发展也就此停顿。”

他指出，当一名医生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如果才是真正喜欢这行业的话，在面对困难和问题时，就会想尽办法解决。相反的，若在见血或是见到伤者时会恐惧，那要怎么当医生呢？

因此，他指导学生除了要掌握医药知识外，更希望他们能有慈悲心和同理心，并秉持对医学钻研的热忱，才能在医学界有所突破。